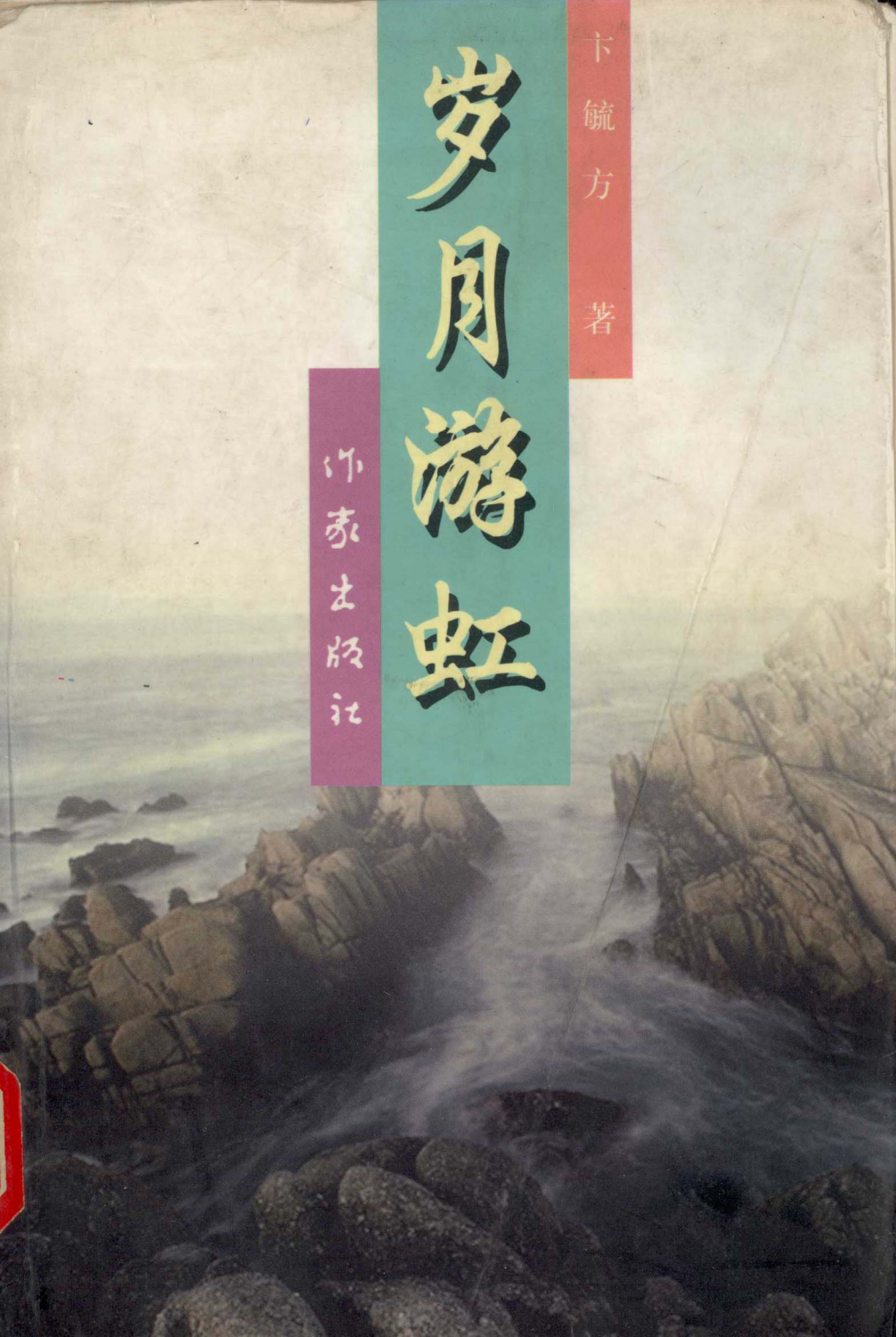


卞毓方 著

岁月游虹

作家出版社



34717

卞毓方 著

岁月游虹



作家出版社



20034717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游虹/卞毓方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12

ISBN 7-5063-1133-X

I. 岁… II. 卞…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4690 号

岁月游虹

作者: 卞毓方

责任编辑: 茹垚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8 千

印张: 10

插页: 2

印数: 001—1030

版次: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33-X/I · 1121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散文的光谱（序）	季羨林 5
----------------	-------

—

赤子灵蕴	11
走近辉煌	17
文天祥千秋祭	24
拳坛独语	35
天路历程	39
天涯海角	44
高速畅想曲	49
烟云过眼	54
多维时空	59
跨世纪之约	63
雪冠	66
白粥	69
朋友	73
阡陌相连的心田	76

二

季羨老风景线	87
丑石雕成的神鹿	91
理论阎建章	96
保定大旗杆	100
六足雄狮	106
高位的视野	114
喜看济南多妩媚	122
乔赢：红高粱宣言	127

三

醉里挑灯看剑（六则）

仇家死了	145
死生千面	149
这年头	153
笑里乾坤大（一）	158
笑里乾坤大（二）	161
笑看东海扬尘	165

世纪湾笔记（七则）

突围	168
猎头	171
世味	174
白云苍狗	177
病入膏肓	180
紫陌红尘	183
镂骨铭心	186

四

深圳履痕（五则）

当了一回书法大腕·····	191
礼品现形记·····	193
遭遇明星·····	196
前尘息影·····	199
海老板·····	202

海南鸿泥（三则）

红树林狭路逢仇·····	205
死里逃生之后·····	208
秦腔砸落琼地·····	210

广州碎梦（五则）

生意人洪仔·····	213
大恩难言谢·····	216
布鞋的轻喜剧·····	218
相对如梦寐·····	221
生命的流产·····	224

八方片羽（六则）

值五百块钱的一本书·····	227
机遇的美学·····	230
金色幽默·····	232
一文钱定人生·····	234
“面的”风景·····	237
登天安门城楼·····	240

西北望长安（五则）

走近长安·····	243
-----------	-----

谒乾陵.....	245
古城墙头的神灵和石榴树.....	248
迷眼溢彩.....	251
雾里行车.....	254
旅途谐趣 (二则)	
神龙一现.....	257
狩猎狩猎者.....	260
感受瞬间 (六则)	
登临.....	263
醍醐.....	266
呼吸.....	268
国旗.....	270
你好!	272
一瞬.....	274
红尘菩提 (十则)	
思.....	277
家庭“消肿”大计白皮书.....	280
耄耋的诡计.....	283
菩提的清芬.....	286
北大三老.....	290
在厉以宁家作客.....	296
假如重新选择.....	300
更年期的书斋.....	303
心读.....	310
换笔前后.....	313

散文的光谱（序）

季羨林

卞毓方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原名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专修日本语言和文学，跟我不是一行。但是，我担任了几十年之久的系主任，所以，从广义上来讲，他也可以算是我的学生，我是他的老师。古人说：“人之患，在患为人师。”我之为师，难矣哉。

卞毓方毕业后，长期从事国际国内的新闻工作，兼搞文学创作。这几年来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写作的重点转为散文，成绩斐然。卞毓方的散文，是广义的散文。什么叫广义的散文呢？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儿。因为，我一向有一个偏见，我觉得只有英国人所谓的 Familiar essay，即过去一度被称作小品文的，才是真正的散文，其它的政论、报告文学等等，都不能算是散文。在这方面，过去一提到散文，首先提到英国，其次算是法国。英国确实出了不少的散文大家，如兰姆、G·吉辛、德·昆西、切斯特顿等等，法国则有蒙田。同样作为文学大国的德国与俄国，散文作家却非常稀见。这恐怕与他们的民族气质和思维方式有关吧。当然，我们中国实际上是真正的散文大国。我们从小就背诵的名篇，如司马

迁的史作，如我们平常所说的“唐宋八大家”，以及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朝的桐城派，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散文。我对散文提出来的标准是一个“真”字，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有真感情，连叙事散文也必须“真”，不能捏造，不能胡编。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固然充满了灼人的挚热，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等也无不洋溢着真情实感，就连柳宗元的那些写景文，字里行间，也莫不有情感的火花闪烁明灭，甚至苏轼的那些类似政论的文章，比如《留侯论》、《范增论》等等，也都弥漫着浓厚的抒情气息。其余可以依此类推。

我从内心深处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散文。然而，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逐渐发现：这是我个人的偏见。散文的天地其实广得很，比如我先前称赞过的张中行先生的“学者散文”，时下也颇注目。而我以往的偏见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我在审美方面未免有点太褊狭了。

当然，我仍坚持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成其为文学作品，艺术性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一点艺术性，没有一点文采，结构不是变化多姿，节奏不是起伏有致，词句不是清新独到，蕴藉不是广博深厚，乏情感，少意境，欠神韵，那么，思想性再强，也不能成为文学作品，至少是不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

如果承认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广义的散文尚矣。广义的散文，不管是政论，还是其它非狭义散文的文章，只要有艺术性，有文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决不能囿于我原有的那一种偏见，对它另眼相看。这样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既不利于作者，也不利于读者。

卞毓方先生的文章，我读过一些；但是读得不太多。仅就阅读所及，我觉得，他的文章可以归入广义的散文这个范畴。最重

要的是，无论抒情，纪事，或是说理，他的笔下常常有一种奇幻的光，与之相辅，艺术性强，文采葳蕤，颇具气韵、底蕴。因此，当他的作品结集《岁月游虹》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之际，在纠正以往的偏见之余，我乐意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所以写了这一篇序。

1996年9月15日

那一端月照着他的祖国。那一端花香着他的根。无论是身在天涯也无论事业之树是如何高逾千尺，予他大地予他雨露予他阳光予他天空予他生命的，曾经，现在，将来，都是他的神州他的赤县他的九州他的华夏他的中华也就是中国。只要太阳的赤旗不降，月亮的玉盘不落，那相思，那寸草春晖的游子情怀必将永无尽头。

——《赤子灵蕴》

赤子灵蕴

送走最后一批依依惜别的亲友，送不走的是什么？挂断最后一个乡音温存的电话，挂不断的是什么？收拾拢全部随身的行囊，收拾不拢的是什么？他问城市，城市无语。城市已在灯火的祝福下悠然梦远，黑酣黑酣的呼吸，渐畅渐匀也渐沉。只不知，只不知它那金黄焦熟的梦里可曾有我，有我？遗憾的是梦不能拷贝，他想，要不，准要剪它一卷，塞进行囊，这样不论今后走到哪儿，也都能，也都能感受这古都这故都气韵安详的吐纳。

回想当年去国，走得何等坚决，衡阳雁去无留意，无留意。不愿回首，也是因不堪回首。是可叹，实可叹啊，人到中年，日至正午，而竟蹉跎，失落，一无所成！适逢国门开放，商潮涌起，他遂把科研情、学术梦，毅然揉作一团，捣烂，浸池，再生出一沓商人的名片，和一张赴美国的签证。现代唐僧西去取经，不，淘金，穿越茫茫云海，去寻找他的“芝麻芝麻快开门”的神咒，寻找他的基度山宝岛。大仲马，这位把基度山宝藏奉献给世人的文豪，将人生的一切禅机，都归结为“等待”与“希望”。他值壮年，

机缘犹可等待，赤手空拳杀奔西域，追逐的就是希望。君不见地球本是圆的，说是西去，此刻却是朝东飞，太阳，今晚将在身后降落，而明晨又会在前方露脸，还给世界一派更加欣欣烈烈的光明。啊！造物赐予我们的、这日新日新日日新、给人温暖给人等待给人希望的太阳。

旅美八载，一叶舢板浮沉怒涛，是他最初的体验。浮，借千波万波的挤逐拼命接近期待的目标；沉，叫猝不及防的大浪劈头打落在挫折的深渊。然而，深渊里也可见幸运的光帆，扬自浪峰；然而，浪峰上也可见危机的阴影，伏于波谷。而待他有了原始积累，有了自己的公司，体验，也就幻化作高速路上的竞奔。如果你不巧，如果你恰巧置身其中，定然可以饱览竞争的惊心动魄：一瞥超前，转瞬拉后，交睫胜出，眨眼落败，得失须臾互置，顺逆顷刻易位。曾经，他在数周内暴获巨资，旧金山之唐人街，友人客厅的长沙发上，踌躇满志，一宿笑醒了多少回。曾经，又几乎在旬日内沦为赤贫，踉跄地，踉跄地独行在巴黎的塞纳河畔，心冷如堤下哽咽的寒水。曾经啊，他立在曼哈顿摩天大楼的顶层，长歌，长啸，大喜，大悲，为金钱王国的一风一雨，为物质世界的一啄一饮。再而后。再而后。再而后他的心境大变：迷霞错锦，散作了平野漠漠；崩堤裂岸，归于了波澜不惊；腰缠万贯，却顿悟“富贵于我如浮云”；高掌远蹠，每又叹“是非成败转头空”。人啊，你真是不可理喻，不可捉摸！这期间，有一种类似失恋的空虚在肆虐弥漫，胸中的一团惆怅，拂之不去，抚之愈梗，总是。那么，他每每扪心自问：人世间最实质最本真的，应是什么？如北斗如泰山之万劫不变、亘古长存的，又是什么，什么？

曾记得，纽约客舍，风雨如磐之夜。一则旧日的电讯，唤醒了，唤醒了他对长城的忆念。电讯称，宇航员在太空回眸地球，隐约可辨的人工杰作，只有两处，之一，便是中国的长城。一个二

十世纪的神话，缘于外层空间，瑰丽，且富于东方色彩，令人怀疑这位宇航员先生也染有嫦娥或吴刚的情结。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公元前二百多年，西方，尚处于耶稣诞生前的沉寂，骄傲的欧洲大陆兀自荒原接天，辽阔的北亚美利加犹是苍鹰和原始部落的天下；而在华夏，在《诗经》、《楚辞》燃烧的光焰里，长城，耸立起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脊梁。于今，二十二个世纪过去了，秦月汉关不再，唐风宋雨不再，长城却依然巍峨屹立，炫示着人类意志力的骄傲。他想起，想起六十年代早期，十七岁的自己刚刚跨进北大，少年意气，挥斥方遒，一日游八达岭，与长城击掌为誓：“他日若获诺贝尔化学奖，一定筹资兴建长城碑林。”而今，专业已弃，誓言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心愿，却不妨继续坚持。只是得把碑林的宗旨略作修改，将原来设想的“集古今名人咏赞长城的佳句”，改为“集海外游子思念故国的华章”。相信，异日报一呼，投稿者必然十分踊跃，届时少不了搞个评审委员会，以便优中选优。相信，碑林也必将成为长城襟带上一颗炫目的钻石，百载后，千年后，纵使世界大同环球成为一家，那葵藿倾阳、百川归海的向心力，依然还会踔厉人心。

曾记得，埃及，难忘的尼罗河之游。那一宿，听了一路的涛声波韵，也想了，想了一路的黄河。黄河忆，不由不忆起初中时代的语文，忆起《木兰诗》。“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黄河流水鸣溅溅，别是一种呼唤，别是一种嘱托。想想看：万里赴戎机，远离了亲人，远别了故土。已到了向晚扎营的时分，伫立寒风，茫然四顾，但见野旷、天低、草枯、水寒，这时，唯一的选择，便是且枕着黄河的涛声酣然一梦。黄河的抚慰，源于她民族之母的至尊。是她，哺育了黄河文明，然后又涟漪般一圈一圈地往外推，向南扩展到长江、珠江，向北荡漾到松花江、黑龙江。他生也晚，与黄河结缘，是在

一九六四年八月。时从江南北上京华求学，途经济南之阴，从列车的窗口，第一次结识了呵大禹疏浚、李白浩歌的黄河，心中的黄河梦中的黄河。而黄河，竟藏起夏禹以降所有的壮阔、汹涌、澎湃，只以疏疏瘦瘦瑟瑟的几注浊流来迎接他的望眼。他愕然，愕然黄河为什么这么浅，这么浅，至浅处似不能淹没水鸟的脚背。而后方才知道，那是枯水年月，遇到上游雨积、洪流踴奔的当口，仍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观。遗憾的是，这样的排场，当年竟一次也没有撞上。而今在域外，在金字塔的尖顶撑起的另一方星空下，更是只能凭历代诗文来附会遐想了。哦，黄河！远隔重洋，你这让人心心念念的黄帝黄种黄金黄道黄历之黄！临风神驰，你这让人痴痴醉醉的黄花黄杨黄土黄山黄海之黄！

曾记得啊，曾记得，去秋，南太平洋上的一个珊瑚小岛，岛之黄昏。借助潮势，他扔下了七只漂流瓶，向着遥远的赤道，赤道之外的大洋大洋，大洋彼岸的故国。选择七，象征着七载漂泊，七只瓶里，选择的又是同一首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十个方块字，二十个同胞心灵、炎黄世界特有的乡恋密码。对于他，这二十字又是一首温馨的《长相思》。月圆，月缺，花开，花落，多少次他曾忘情微吟。有时是晚宴途中，酒酣耳热之际，忽然投叉停食，独自向窗外的月影凝神；有时是长夜未央，辗转无寐，披衣立在阳台，默默，像一尊雕塑；有时呵，是撂下了越洋传真的电话，仍下意识地摆弄着电话线，神牵着看不见的那一端，那一端。那一端月照着他的祖国。那一端花香着他的根。无论是身在天涯也无论事业之树是如何高逾千尺，予他大地予他雨露予他阳光予他天空予他生命的，曾经，现在，将来，都是他的神州他的赤县他的九州他的华夏他的中华也就是中国。只要太阳的赤旗不降月亮的玉盘不落，那相思，那寸草春晖的游子情怀必将永无尽头。